

资本循环理论视角下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影响研究

吕宛青, 何情税, 余正勇, 肖钊富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外来资本进入乡村助推其振兴的同时, 也引发了地方空间的生产与构建。以昆明市大墨雨村为研究对象, 采用深度半结构式访谈法, 探讨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 “资本—社会”的交互作用推动了以外来资本为主导、本地村民参与的生产实践; 初级循环的物质资料生产促进了经济增长, 也导致部分负面的空间分异现象; 次级循环, 在村集体和新村民等多方参与下, 景观环境、空间布局、生态得以优化和修复; 第三级循环, 资本的社会渗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 外来资本;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 空间生产; 大墨雨村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5)02-0001-13

乡村旅游高度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1]。乡村旅游促进社会资本、外来游客以及各种资源向乡村集聚, 为乡村社会、空间和网络关系等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此背景下, 对于资本下乡, 有的学者认为乡村振兴和发展的背后是资本导向下乡村空间的营造^[2]。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资本扩张等因素, 外来资本进入乡村不只是生产活动, 还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所有社会关系的转变。乡村旅游的介入将地方卷入了空间演化和变迁之中, 造成了传统村落空间的变迁与重组^[3]¹。因此, 探究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4], 空间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备受学术界关注。国外学者集中在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项目资助“乡村旅游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制及路径研究”(LY24-12);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文旅融合赋能云南民族村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KC-23235782)。

作者简介: 吕宛青(1962—), 女, 云南昆明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与旅游经济; 何情税(2001—), 女(壮族), 云南文山人, 2023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与民族经济; 余正勇(1995—), 男, 云南昭通人, 2023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与文化产业管理; 肖钊富(1997—), 男, 广东茂名, 2022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文旅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理论的引介^[5]、批判^[6]和空间的生产研究^[7]等方面,为复杂的空间变迁现象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解释和应对策略。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多引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微观的城市现象^[8],对农村地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消费空间、文化空间等微观视角切入,探索了空间形态^[9]、发展特征^[10]和空间重构^[11]等,但在研究案例上缺乏对民族村寨空间的研究。与普通村落相比,民族村寨具有文化的地方性和特色鲜明性、物质遗产和生活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其空间形式、内容和互动过程较为丰富,对其空间生产的研究更具丰富性和价值性。另一方面从多重逻辑^[12]和旅游影响^[13]等视角分析乡村空间的转型或生产,列斐伏尔(Lefebvre)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14]²,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资本、权力开发和改造的全过程^[15]²。因此,资本的进入会影响到空间的生产,包括空间布局、空间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遗产等方面,尤其是一直保持传统风貌的民族村寨空间。空间与资本作为乡村发展的两大基本要素在旅游研究中获得关注,资本在不断地运作中与空间相融合,推动了空间的变迁和重组^[16]。哈维基于列斐伏尔的理论提出了资本循环理论,认为空间生产过程存在三次资本循环。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资本循环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海滨城市的时空修复^[17]、近郊区的空间转型^[18]等城市语境。资本需要在空间“落脚”,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19],同时资本的运作将不平衡发展引入空间维度,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会导致空间分异^[20]。反观中国历史上乡村空间的变迁,外来资本是直接动因,主要体现在空间的重构、生产与收缩^[21],以及资本驱动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22]²。外来资本在助力民族村寨运作与增值的同时,由于资本逐利性带来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异。从地理学角度看,一个民族村就是一个空间,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不能自我生产,必然需要资本的参与。基于以上综述,现有研究已经明确了资本对于空间生产的影响作用,但鲜少有学者资本循环的视角分析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与建构的影响。

有鉴于此,研究基于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探索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的影响,选取昆明市大墨雨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资本循环的规律和对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通过梳理传统村落空间变迁的过程,以期为传统村落资本的有序进入和有效作用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 理论引介

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一书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辩证地

融合为一体。其中,“空间实践”可以理解为空间中可以触摸的或可以看见的具体实物,它强调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物质形式。“空间的表征”,即空间的构想,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东西,是概念化的空间。关于“表征”的概念,斯图尔特·霍尔将表征理解为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文化的方式^[23]。“表征的空间”,则是通过相关的意象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如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素养和技能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的主体是空间生产的关键,关系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22]3}。外来资本进入下,乡村空间的生产主体除了传统的村民和基层干部,还包括外来资本携带者。因此,引入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

作为空间生产理论的延伸,资本循环理论从资本增值视角揭示了社会关系转变的规律和“空间不均衡”的差异^[24]。哈维(Harvey)将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循环的规律和空间的本质。“资本三级循环”分为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次级循环(Second Circuit)和第三级循环(Third Circuit)。初级循环,空间作为生产载体产生价值与剩余价值^{[14]3},初步构建了消费空间;次级循环,此时资本不再追求单一的商品生产,更加注重生产环境的建设,为生产、交换、消费和流通等环节提供便利并化解危机^{[15]3};第三级循环,通过资本的社会回馈如教育、文化和科技的投入,实现资本的社会融入。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使资本与空间挂钩,解释了“空间”是资本剩余价值创造的中介和手段^{[3]3},空间生产理论又为外来资本循环所作用的空间提供了理论架构思路。因此,空间生产理论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村寨本身是一个物质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而外来资本的进入提高了空间的活跃性,增加了空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催化了空间本体及内外的多重反应。其中,村寨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则是外来资本等因素进行作用的外在表征和空间表达,因而对外来资本的考察有助于识别其作用民族村寨空间生产建构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

(二) 研究方法

参与式观察法作为一种田野作业搜集资料的科学方法,要求调查者深入实地和现场,以便从特定情境的“局内人”角度观察社会活动,目的在于考察人们多种行为和方式,全面了解该社会和文化的现状。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并于2023年9~12月和2024年1月多次前往田野现场,较全面了解大墨雨村空间的生产历程和外来资本对当地空间生产的影响。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整理归纳文献、当地政府文件、新闻资讯及微信推文等获取大墨雨村网络文本资料共113 253字,以对一手田

野访谈材料起到补充作用。调研期间，对大墨雨村的村主任、老村民、产业经营者、游客以及社区基层干部等共计 24 人进行访谈，平均访谈时间约 30 分钟，获得访谈文本资料 4 万余字。访谈内容包括大墨雨村的概况、外来资本选择大墨雨村的主要原因、进入大墨雨村后的发展情况、对原住居民和村落空间的影响等。访谈对象采用编号形式呈现，10 位受访的产业经营者用编号 A01 到 A10 表示，6 位受访的本地村民（包括村主任在内）用编号 B01 到 B06 表示，3 位社区基层干部用编号 C01 到 C03 表示，5 位其他受访者用编号 D01 到 D05 表示。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详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身份	编号	性别	身份
A01	男	商店老板	B03	男	村民
A02	男	木工坊老板	B04	女	村民
A03	女	茶馆老板	B05	男	村民
A04	男	艺术创作者	B06	男	村主任
A05	女	社群联盟发起者	C01	男	党委书记
A06	女	民宿老板	C02	男	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A07	女	墨雨村学筹办人	C03	男	社区居民委员会文书
A08	女	民宿员工	D01	女	游客
A09	女	民宿老板	D02	女	游客
A10	女	民宿老板	D03	女	游客
B01	女	村民	D04	男	游客
B02	男	村民	D05	男	长住户

（三）理论框架

近年来，由于政策支持和乡村发展的需要，资本下乡成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25]。本文以资本和空间的交互为切入点，以空间生产理论和资本循环理论为理论视角，构建外来资本对大墨雨村空间生产与构建的分析框架（图 1）。该框架以外来资本的循环为出发点，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两个方面展开，将三重空间具象化，空间实践、表征的空间和空间的表征分别对应消费空间、生产环境再造和资本的社会融入，以分析资本循环过程的空间生产为主要内容。资本第一级循环投入空间中物质生产的同时又作用于空间的生产，直接参与资本的第二、三级循环。第一轮资本循环结束，资本累积，民族村寨空间生产初步形成，累积的资本又投入第二轮循环继续作用于空间生产。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循环并不是逐级发生的，可能是交叉并行，也可能是共同进行。外来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地运作，推动

民族村寨空间生产建构的过程中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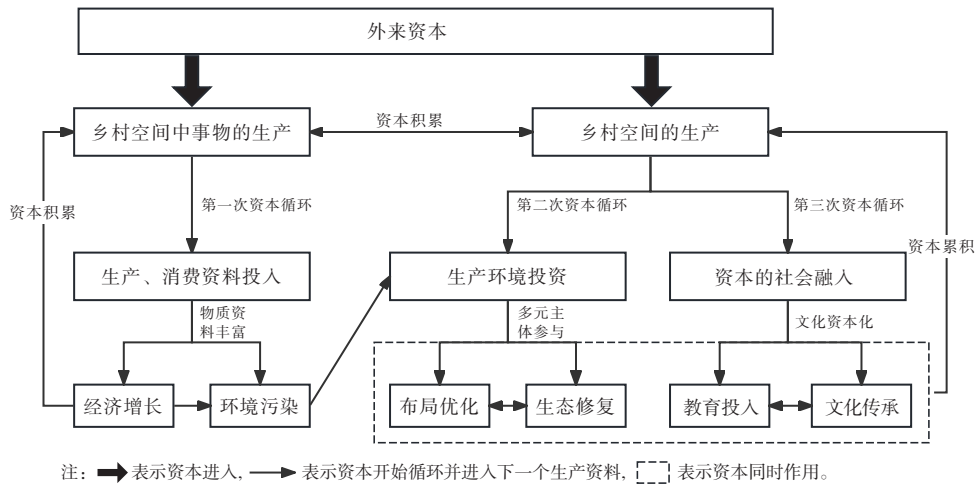


图1 外来资本对大墨雨村空间生产的影响框架

二、大墨雨村概况

(一) 大墨雨村简介

大墨雨村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雨花村委会，是一个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彝族村落。至今，大墨雨村约有老村民 230 户、新村民 80 户。村子的上半部分是“新村民”居住的地方，主要是土坯房改造的民宿。村子的下半部分是“老村民”的居所，主要是新盖的两层小洋楼。新老村民共同生活，相互协作，彼此学习。据实地访谈资料可知，2010 年至 2015 年，由于产业转型等原因带来收入的不稳定，半数以上的村民陆续搬离大墨雨村。劳动力的骤减，使得大面积的耕地荒废、房屋闲置，大墨雨的发展因缺乏内生动力和外来资本的支持而停滞，空间生产动力不足，“空心化”严重。直到 2015 年底，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旅游的扶持下，大墨雨村迎来了第一位“新村民”。2018 年，大墨雨村党支部以“五带五引”的方式，吸引一批新村民来到这个村庄。新村民的进入给大墨雨带来了劳动力和资本，使产业发展的重心从传统的农业转向旅游业，重构了乡村传统空间形式和功能。2019 年，在党支部牵头、新村民带领和老村民的努力下，大墨雨举办乡街 40 余场次，吸引国内外游客 10.3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 350 余万元，带动当地就业 260 余人，村民人均纯收入稳步增长。2023 年接待游客 2.6 万人，旅游收入 246.6 万元^①，村落从“空心村”成功转型为以旅游业为主的新型乡村。在外来资本进入前，传统的大墨雨村民主要靠种植农副

① 数据来源：昆明市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产品和经济林果获取经济来源。如今的大墨雨村成为融合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可见,以大墨雨村作为案例地研究民族村寨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具有典型代表性。

(二) 外来资本构成

大墨雨村外来资本的构成主要是外来新村民的投资,他们投入的产业主要有民宿、餐饮、文创和教育等。2015年以后,大墨雨村的“新村民”带着新的理念和资金在大墨雨进行生产生活。根据资料统计,大墨雨村现有新村民创办的民宿16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民宿有麗日(Good Day)民宿、墨雨暄、予柒等,其中麗日主要由住宿、餐饮和教育者会客厅组成,并成立了云南丽日永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大墨雨村餐饮店共计14家,仅有一家为本地村民创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铭溪小院、午后餐馆和墨雨咖啡等。此外,一些艺术家、设计师和高知分子在这里设立工作室和创作基地,他们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半日闲木工坊、家园计划、森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和壹菲墨雨301花植学社等。还有少数“新村民”投入农村公益项目中,在西山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注册了名为“昆明市西山区永续动力城乡社区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大墨雨村的第一所学校——墨雨村学因此得以建立。这些外来资本的生产活动是大墨雨村落空间生产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带动了大墨雨村的经济的发展。

三、资本三级循环影响下大墨雨空间的生产

(一) 资本的第一级循环:消费空间生产

大墨雨村的“新村民”通过租赁当地的老宅和田地,按照“外观修旧如旧、配套功能齐全、内饰各具风情、主图多元包容”的原则进行改造,将其打造为具有特色的民宿、饭店和文创店等。随着大墨雨民宿和餐饮的兴起,大墨雨村的空间生产逐渐从传统的农业转向以旅游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在大墨雨村的空间转型中,外来资本的流入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改变,更在文化和经济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经济增长的背后面临的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挑战,使得村落在地理、经济和文化层面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空间资源的分配上,还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上,资本的自然流动性和逐利性导致了空间的分异。

1. 物质投资下的经济增长

外来资本进入,从土地和房屋的租赁开始。据资料统计,大墨雨村现出租彝族“一颗印”老宅80余户,多为长期租赁,一般为10年至30年。这些“新村民”对老宅的修缮、改造累计花费3000多万元,主要用以自住房、民宿、创业办公场所为主。随着新村民的不断迁入,更多的传统民居作

为商品被投入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村落空间成为资本化的空间。

外来资本的初级循环从麗日民宿的建成开始,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住宿、餐饮、体验课程等产品和活动在大墨雨生根发芽……2015年,追求永续生活的大理姑娘毅然租下了村里的老屋、果园和耕地,大墨雨村第一间民宿“麗日”落成,相配套的麗日窑烤料理、教育者会客厅以及森林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等陆续建成。麗日的经营与发展,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但留不住游客依然是一个发展的难题。A06表示:“一些朋友看了一些不算真实的报道,以为我们这里是旅游景区,结果来了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景点’,甚至没有可以消费的地方,就很失望。”后来,越来越多的来自成都、湖南和丽江等全国各地的人找到这个地方,墨雨暄、予柒等共计16家民宿开业。民宿产业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当地建筑、装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游客的涌入使得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增加。当地经济的日渐增长催生了铭溪小院、午后、墨雨咖啡等餐饮店共计14家,以及插画小卖部、半日闲木工坊等文创店10余家。外来资本的生产性投入带动了大墨雨村的产业发展,推动了消费空间的生产。在商品的交换和消费环节,体验型消费需求凸显,资本需要通过消费空间的提质、升级满足大众游客的需求。“永续朴门设计”的经营理念和大墨雨深厚的彝族文化提升了当地传统工艺品、农产品的价值,“新文化”“新理念”和“新创意”与传统彝族文化的碰撞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产品,包括永续的食物、永续的服饰、永续的建筑和永续的服务等,丰富了大墨雨村的消费空间。外来资本投入下产业的兴盛,使得空间事物在质和量上发生变化,大墨雨村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消费性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和购物选择,还促进了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得大墨雨村的经济欣欣向荣。

2. 发展背后的空间分异

资本具有逐利性,逐利性会带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自然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竞争的无序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空间分异^[26]。外来资本的运作塑造了大墨雨村的消费空间,也不断改变着乡村空间的形态,加速了空间的分化与重构。首先,资本的逐利性体现在区位选择上,它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地理区位优势、地租便宜和进入性高的地段。一方面,为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大化,麗日、墨雨暄等最先进入的外来资本在区位选择上具有优先权,它们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而满足最优组合的区域有限,外来资本对最优区域的选择会导致大墨雨村产业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空间不平衡性凸显。值得关注的是,资本的“落地”只是影响乡村空间异化的一部分。建造上,老房子的修缮、新建筑的施工、基础设施的完善等会造成大墨雨的空间污染;运营上,饭店、民宿等的生活垃圾和废水排放也是

造成空间异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资本的恶性竞争会导致空间异化。大资本挤兑小资本所形成的垄断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提供了条件,这必然会对大墨雨村的消费、景观和文化等空间产生影响。其次,逐利性也体现在资本的域外流动。经营者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必然促进资本的域外流动,外来资本从利润低的地方流向利润高的地方。外来资本投入初期,民宿建成并创造了许多衍生产品,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大墨雨村来往游客有限,产品在交换和流通环节受阻,供过于求带来了产品的积压和资源的损耗。此时,大墨雨空间生产过剩、资源浪费,空间分异产生。

(二) 资本的第二级循环: 生产环境再造

外来资本的第一级循环主要集中于物质生产,忽视了生产环境的塑造,导致管理和基础设施落后。这些问题使得大墨雨面临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游客对于理想旅游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外来资本的第二级循环致力于景观环境的塑造,包括建筑景观的修复、文化景观的重塑和自然景观的保护等,以促进产品的交换和流通,缓解资本过剩带来的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在资本的第二级循环中,由消费升级带来的空间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共同重塑了大墨雨村的生态、景观,优化了整体的空间环境。

1. 社会结构更迭

资本循环影响下大墨雨村社会结构的更迭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空间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资本逐利性带来的不均衡现象重塑了地方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27]。新村民的迁入实质上是外来资本的社会嵌入,通过空间中物质资料的投入和生产,创造出人们满意的空间^[28]。外来资本的驱动促使空间生产主体发生变化,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空间的重构,还体现在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大墨雨消费空间的生产中,新村民和老村民从租赁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新村民的迁入和资本的流入,也使得大墨雨村的空间生产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大墨雨空间生产的主体由单一的村民转变成以新村民为主导,原住民和游客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在外来资本驱动下,村落主体多样化使乡村空间生产的重要实践主体呈现多样化,多样化的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村民的角色也从农业生产者转变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然而,这种变化并非没有挑战。

2. 环境、布局优化

资本循环影响下的村落布局得以保持,新村民的“永续”发展理念优化了现有的空间布局,并将生态保护贯彻到民宿、饭店等产业的日常生产和经营中。受惠于旅游发展的本地村民在乡村主道旁新建了小洋楼,而这些不协调的建筑由于资本的选择而被村落主干道与传统建筑划分开来。在现有条件和基础上,这实现了大墨雨空间布局的最优化。外来资本重构了大墨雨的空间结构,使破旧的村庄改头换面。但旧村落空间的残余——闲置的房屋、

狭窄的村道和脏乱的街边等,使大墨雨村面临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游客对于理想的旅游需求的不匹配问题。C03说:“新村民不来修缮的话,这些房子5年、10年以后就不存在了,好多古院落是清朝就修建的,都是木质结构,漏雨没人修,很快就烂了,新村民是很有远见的。”大墨雨村基层干部与外来经营者合力改善和维护村里的环境,村委联合当地村民开展村落道路维护、垃圾分类等工作;湖南来的一对夫妇修缮了古宅张家大院作为自住房;从新疆来的小伙在村里用废木料做木工,并建立了木工坊;麗日民宿本着自给自足的“永续”发展理念与自然共生,扎根土地,如以花为食的食品制作、旧物循环的绿色玩具和堆肥厕所的建造等均体现了与自然的融合。“永续”的概念是由“可持续发展”演变而来的,永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基础上,寻求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空间作为资本获取利润的介质,其生态修复带来资本形象的再塑造,是大墨雨村外来资本发展理念——“永续”的体现。外来资本的二级循环中,大墨雨村建筑景观的修复、文化景观的塑造和自然景观的保护等共同塑造了大墨雨村的景观环境,优化了整体的空间环境。

(三) 资本的第三级循环:外来资本的社会融入

在外来资本的扩张中,倡导社会正义,约束资本的创造性破坏,减少商业化和资本投机对于人文与自然资源的侵害^[29],是外来资本向社会性领域流动的表现。资本的第三级循环主要体现在教育投入和文化遗产上,通过教育投入,提高大墨雨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使他们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传承并弘扬大墨雨传统的彝族文化和建筑遗产。

1. 教育投入

外来资本的社会性投入强调“带有福利性质的社会平衡调节”^[30],主张以人为本,使人能够为资本增值做贡献,使人能够为空间生产做贡献。这需要协调人文关怀与资本增值关系,如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目的的生产性技能培训等。民宿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是民宿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外来资本社会性投入的生动体现。而民宿工作人员除管理者外,大多是文化水平相对低的当地居民,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作为短期兼职人员。伴随民宿业务的扩张,员工需要掌握综合的知识与技能,而大墨雨存在服务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缺失的问题。近年来,在麗日和墨雨喧的引领下,大墨雨注重员工的知识技能培训,例如员工基本操作技能的培训——民宿入住平台的操作、线上预订网站的维护和公众号的运营和发展等;员工文化素养的提高课程——学习民宿的文化、熟知民宿的宗旨和拓展旅游相关的文化等,其实质是通过教育投入实现人才、文化反哺资本,使文化资本化。

外来资本的社会性投入还体现在兴办教育上,在基层村干部的支持下,外来经营者们出资建造了学校并担任学校的讲师。他们认为,“一座村庄就

是一所学校”，于是融合大墨雨村新老文化的墨雨村学诞生了。作为一个生长在彝族村庄里的公共学习空间，墨雨村学首先服务于本村居民。其次，面向世界各地所有关注自身成长的人们。它期待将教育的目的重新拉回到对生活中基本常识的学习和对自然的尊重，通过真实生活中的探究式学习发展技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实现终身学习。除了学校，他们还携手教育者，追寻每个人内在潜能的圆满实现。C09表示：“从我们一家人的永续生活转型到推动新村民活化老村、共建生态社区。它不是传统的商业项目，也做了很多社会服务。”麗日将租下的老宅改造成教育者会客厅，通过开设各种夏令营活动，推动故事式管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目前，麗日很少接待散客，主要客群是来村里体验转型生活的朋友或参加课程活动的学员，如用七天时间在大墨雨村学习生活六艺的生活创造营、追寻自然探索的国家地理专业冬令营等。外来资本的教育投入，使大墨雨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得到提高，使他们成为价值的创造者。

2. 文化传承

大墨雨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彝族村落，文化深厚底蕴。外来资本的进入，打开了大墨雨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促进“一颗印”建筑遗产文化和彝族风俗文化的“走出去”，更多的是在外来资本的空间生产中创新性地传承与发展，体现了古村“新范儿”。大墨雨吸引了如郭棚等艺术家前来居住和创作，为大墨雨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随着其他外来资本的投入和村民返乡就业，大墨雨的社区生活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咖啡馆、茶室、民宿和手工艺坊等产业的兴起，为游客提供了享受慢生活的空间，也为作为员工的老村民和游客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因此，这些设施也成为展示和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外来资本促进大墨雨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窗口是墨雨村学的建立，它是新老理念与文化交融的产物之一，旨在为村子里的孩子们提供学习交流空间，并倡导“让教育重回生活本身，生活处处是教育”的理念。村学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和活动，如森林探索、生活教育农耕、烹饪、音乐等，既培养了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交能力，也促进了新老村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外来资本对大墨雨的空间生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民族村寨空间的变迁主要是以外来资本为主导，本地村民共同参与的生产实践。外来资本的三级循环促进了“资本—社会”的交互作用，初级循环的物质资料生产丰富了大墨雨村的消费空间，通过产业扶持、就业提供和资源引进等方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但资本逐利导致了污染、浪费等空间分异现象。次级循环过程中，外来资本重构了大墨雨空间生产主体，社会结构的改

变不仅体现在新老村民的社会关系由租赁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还体现在空间生产的多元主体参与,呈现以新村民为主导、当地居民和游客等参与的形式;在村集体和新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景观环境和空间布局优化、生态修复。三级循环资本的社会投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通过教育投入实现人才、文化反哺资本,使文化资本化。

Harvey 的资本循环理论在以往多被用于宏观尺度上的资本运行过程分析,而本研究结合具体案例提供了一个资本循环理论的微观分析视角和尝试,揭示了民族村寨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循环的作用过程和影响机制,拓展和丰富了 Harvey 资本循环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从案例分析来看,外来资本是民族村寨得以摆脱边缘化困境、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村寨空间演变、生产和重构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来资本作为该过程的驱动因素之一,需要因地制宜、嵌入地方实际发展需求中,积极处理和权衡好资本与人、地、业、文化和生态等要素及主体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避免外来资本的强势侵占和非正义实践,以及遮蔽地方主体性利益。同时,民族村寨的空间生产与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空间关系、组织结构、冲突与张力,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因而,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现象和影响的分析探讨,需要对资本循环生产过程进行持续性的关注、长期的跟踪考察和多尺度的纵横对比分析。此外,考虑到单理论、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后续研究中有关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建构的研究分析,应尝试将资本循环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场域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等结合,力求从跨学科、多理论和多尺度视角构建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多区域、多案例和多重影响因素加以拓展丰富,明晰外来资本的在地化作用过程、民族村寨空间演变机理和阶段表现,有序引导外来资本的进入,更好地指导特色民族村寨高质量发展实践,促进乡村振兴行动的全面开展。

[参考文献]

- [1] 陆林,任以胜,朱道才,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J]. 地理研究, 2019, 38 (1): 102-118.
- [2] 魏开,许学强,魏立华. 乡村空间转换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溜中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2, 32 (6): 114-119, 131.
- [3] 桂榕,吕宛青.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论 [J]. 人文地理, 2013, 28 (3).
- [4] 艾少伟,苗长虹.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 视角 [J]. 人文地理, 2010, 25 (2): 43-49.
- [5] ZHANG L. Migr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socialist China [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1, 28 (1): 179-205.
- [6] 尤作欣. 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 [J]. 学习与探索, 2010

- (1): 18-21.
- [7] 王敏, 王盈盈, 朱竑. 精英吸纳与空间生产研究: 民宿型乡村案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 (12): 75-85.
- [8] 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2011, 26 (2): 13-19, 30.
- [9] 侯兵, 黄震方, 徐海军. 文化旅游的空间形态研究: 基于文化空间的综述与启示 [J]. 旅游学刊, 2011, 26 (3): 70-77.
- [10] 武前波, 龚圆圆, 陈前虎. 消费空间生产视角下杭州市美丽乡村发展特征: 以下满觉陇、龙井、龙坞为例 [J]. 城市规划, 2016, 40 (8): 105-112.
- [11] 刘玉堂, 高睿霞.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 [J]. 江汉论坛, 2020 (8): 139-144.
- [12] 孙九霞, 苏静. 多重逻辑下民族旅游村寨的空间生产: 以岫沙社区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5 (6): 96-102.
- [13]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 [J]. 旅游学刊, 2014, 29 (5): 78-86.
- [14]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OX, UK: Blackwell, 1991.
- [15]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Oxford: Blackwell, 1982.
- [16] 陶慧, 何明明, 高彩霞, 等. 传统滨海旅游目的地时空修复与价值重塑: 基于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的案例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3, 38 (10): 15-30.
- [17] 胡宪洋, 保继刚. 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 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J]. 地理学报, 2018, 73 (12): 2452-2467.
- [18] 殷冠文.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与城市化: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9, 39 (7): 1082-1092.
- [19] 殷洁, 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 “空间的生产”解析 [J]. 人文地理, 2012, 27 (2): 12-16, 11.
- [20] 吴冲, 朱海霞, 彭邦文.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 以秦始皇陵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 (5): 751-765.
- [21] 李宜峰, 芮旸, 杨坤, 等. 多重资本驱动下西安市秦岭北麓 S 村的空间生产与收缩: 基于布尔迪厄理论的管窥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 (10): 2585-2603.
- [22] 杨洁莹, 张京祥, 张逸群.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 对婺源县 Y 村的实证观察 [J]. 人文地理, 2020, 35 (3).
- [23] 陈兴, 余正勇. 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民宿对乡村空间的叠写与地方再生产: 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 (3): 145-150.
- [24] 张天泽, 张京祥. 乡村增长主义: 基于“乡村工业化”与“淘宝村”的比较与反思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 (6): 112-119.
- [25] 涂圣伟. 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 [J]. 改革, 2014 (9): 73-82.
- [26] 许红梅, 郭炎, 李志刚, 等. 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1, 40 (4): 994-1007.
- [27]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J]. 经济地理, 2014, 34 (6): 33-39, 32.
- [28] 庄友刚. 何谓空间生产?: 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5): 36 - 42.

[29] 靳文辉. 空间正义实现的公共规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9): 92 - 113.

[30] 杨宇振. 权力, 资本与空间: 中国城市化 1908—2008 年: 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1): 62 - 73.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ycle Theory

LV Wanqing, HE Qingshui, YU Zhengyong, XIAO Zhaof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into rural areas not only promotes their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trigger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ocal spaces. Taking Damoyu Village in Kunm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adopts a deep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ethnic villag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society promotes production practices dominated by foreign capital and involving local villagers;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goods in the primary cycle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leads to some negativ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henomena; the secondary cycle optimizes and restores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spatial layout, and ecolog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such as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new villagers; the third level of circulation, the social infiltration of capita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Keywords: foreign capital; three-level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spatial production; Damoyu Village